

潘光旦选集

读书问题

教育与社会

数学、物理、与、哲学

自由、民主、与教育

论青年与民族问题

一个现代中国学者的自述

刊物与教育

慈惠的罪过

青年志趣的问题

这有与有守

文质彬彬教育

“教育救国”

说工读兼营

宣传不是教育

谈中国的社会学

民主政治与先秦思想

民生的先决条件

个人、社会、与历史

民族政治与民族主义

文明与野蛮

中国人文思想的若干

教育与教育的忏悔

学与教与爱(教育学关系三论之一)

潘乃谷 潘乃和 选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目 录

读书问题 ● 1930	001
类型与自由 ● 1944	058
散漫、放纵、与“自由” ● 1943	065
自由、民主、与教育 ● 1944	069
论青年与社会思想 ● 1939	077
再论青年与社会思想 ● 1939	083
一个思想习惯的改正 ● 1943	089
刊物与潮流风尚 ● 1942	096
悠忽的罪过 ● 1943	099
青年志虑的问题——与他教 ● 1941	106
青年志虑的问题——与自教 ● 1941	112
三论青年志虑的问题 ● 1941	116
说有为有守 ● 1943	121
论品格教育 ● 1940	125
说训教合一 ● 1941	135
说工读兼营 ● 1941	146
宣传不是教育 ● 1940	154

1242/514

再论宣传不是教育 ● 1940	161
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 ● 1943	170
谈中国的社会学 ● 1942	179
民主政治与先秦思想 ● 1944	184
民主的先决理论 ● 1945	203
个人、社会、与民治 ● 1944	212
民主政治与民族健康 ● 1944	223
一种精神两般适用 ● 1945	230
隐遁新解 ● 1944	238
说童子操刀 ● 1946	247
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	
文明往那里走? ● 1947	256
一个讨论会的述评	
《工业文明的政治问题》● 1947	274
荀子与斯宾塞论解蔽 ● 1946	282
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 ● 1947	292
再论解蔽	
派与汇 ● 1946	306
作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的序	
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 ● 1934	345
国难与教育的忏悔 ● 1936	358
再论教育的忏悔 ● 1936	364
说乡土教育 ● 1946	371
生计、事业、兴趣 ● 1947	380
欢送游美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 1934	388
省察第一 ● 1947	394
为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纪念作	
学与政与党(政学关系三论之一) ● 1946	397

政治信仰与教学自由(政学关系三论之二) ● 1946	409
政治必须主义么?(政学关系三论之三) ● 1946	416
未经“国定”的一种公民读本 ● 1946	424
费著《作之民》序	
忘本的教育 ● 1933	430
大学一解(稿) ● 1941	435
工与中国文化 ● 1943	448
正视科学 ● 1947	466
“五四”二十八周年作	
教育——究为何来? ● 1948	470
社会学者的点、线、面、体 ● 1948	478
论教育的更张 ● 1948	482
工业化与人格 ● 1948	501

读书问题

弁言

三年前，因缘凑合，我忽然承乏了《时事新报·学灯》栏的记者。承乏的栏既叫做《学灯》，便不能不勉强凑一些关于教育，思想，文化的笔墨；既用记者的身份写了出来，这种笔墨又不能不求简短，可以装得进填得满一个三寸高七八寸宽的方框子。结果：便是下面二十多篇的闲话。

日报上发表过的文字本来是不值得重新付印的。但是我脱离了《时事新报》之后，《学灯》一栏就被取消了。《学灯》有过十多年的历史；到我经手的时候，已经有一些“油干草尽”的状况。但并没有想到，我走了之后，他就完了。这小小的单行本，就算他末任的记者对他未能忘情的一些表示吧！中间一部分的见解，若还值得当代教育家和思想家的顾盼，也算末日的《学灯》里，那一点绿豆似的火焰，并没有白亮！

《尚同与尚异》和《中国今日之社会科学教育》两篇是另外的；因为性质相同，附刊在此。

一九三〇年，十月，潘光旦

近年来之知识介绍

中国今日穷极矣，而智识事业不幸免焉。经济家言生产，新知识之增加，亦一种生产也；而此则几等于零。经济生产之一法，在利用外国资本，犹之治学问者必善用西学方法，而此善用之事实颇不习见，是新学识无由产生之一大原因也。学问虽不自产生，而所谓智识阶级者固不能不谈学问以自存；于是种种假借之法以生。其最要者厥为外国学问之介绍，犹之工商界不能自制自卖，不得不仰给舶来物品，以为搪塞。

顾外国学问之介绍不能不有相当之标准与限制，否则流弊滋甚。环顾近年来出版界，此种标准与限制，可云绝少。于是生淫滥与肤浅种种弊病。

试翻阅流行之若干定期刊物，可知介绍西方现存智识之文字，至少居十之七八。最显而易见者为译文；其次，集若干文稿，略加编订；再次，就某本西书或某篇文字，改头换面，显属西人所谓 review 之作，而不居其名。译稿或编译之稿往往仅具原著之姓名，而于原登之刊物，年月，及作者之身份，了不叙明；于身份一端，译者或竟茫然，亦自无从叙起；最甚者且并原著者之姓名而略之，第言某某译，即算了事。中国之读者易与，亦竟视为当然，不加指摘，于是其阙漏乃愈甚。此淫滥之一端也。

自然现象，覆载之内，大致相同，且其性质超越人事范围之外，故自然科学之智识，尽量介绍，不嫌其多。社会现象，则因时因地而异，其受文字上之介绍，即宜有相当之限制。至社会学说，即在欧美认为可行者，在中国未必可行，操笔事介绍者尤不宜不审慎又审慎，况其不成学说，缺乏相当之事理根据，而西方通人犹认为不可行者乎？即驯良如基督教，一经与一地之背景对照，即可发见其格格不入之处，遑论其他。橘逾淮为枳之说，历来言西学者每等夷视之；及至今日，所谓枳者且开花结实，舍

斧斤外已苦无应付之法，乃渐有人议论及之，不已晚乎？此淫滥之又一端也。

近年来习见之文字，所论议者大率不出哲学，教育，社会学数种范围。岂中国学者于此三种学问之兴会独深，或中国社会所仰望于此三种学问者独大耶？殆未必然。兹三种学问者，范围至大，包罗至无限，精究之固难，而欲于中撷拾一知半解以为作稿之资料则绝易也。此在读稿者或未必知，而在集稿或编稿者必大有以实我说。一稿之标题，曰绪论，曰概要，曰原理，曰大纲，曰要义，曰述略，至于层出不穷。我尝语人：中国人言西方学问，不知运命中究有摆脱“引论”与“要义”之一日否；设不能者，曷不自今日始，放弃学问不谈，省些精神目力，以为他用？中国旧日之学问家，本喜为宽泛不着边际之论；然当日善谈者不多，从而受教者亦有限，其发为文章付诸剞劂者更不常见；今则自大学教授以至中学学生，人人有讲人生观，教育原理，与社会问题之权利与义务，从之者既如云，而印刷业又甚发展：今昔相较，形势悬殊矣。夫以有限之学问，供无穷之铺张，宜肤浅程度之日深也已。

肤浅之病，不仅于短篇之作品见之，其较大之编译品亦未能免。近年来各书坊之出品中，有所谓百科小丛书，常识丛书，新时代丛书及各种百科全书等，其内容大都浅率简陋，鲜有可以称为著作者。为普及计，此种浅易之作，殊不可无；然在同类科目上比较高深或专门之著作，或译作，则绝不多觐。循此以往，行见常识二字，将为肤浅之代名词，而为不学无术者之护身符矣。昔当译学初期，西方重要名著之译行，尚不在少数，今则并此而无之；而教科书，普通常识之书，在欧美学术界未必有相当位置者，则译者群趋之。是又岂智识介绍之正轨也哉？

中国介绍西学之初期有一大弊病焉，曰附会。有新学说或新智识于此，介绍者必于旧籍中觅一大致雷同之理论或事实而对比之，甚或沿用其名词，不以为异；今日流行之“共和”，“革

命”，其尤著者也。今日之介绍西学者鲜有犯此病者。此其变迁与国人对于中西文化之态度有绝大关系。西学初东，国人每鄙夷之，间有一二教士编译关于科学之书籍，智识阶级不之重也。及知西学不可不习，于是从事介绍者日多；顾其于国学之根柢尚深，其对之之信仰尚重，故当其从事介绍也，常持中西学问互相发明之说，而已则居其间为发明之人；此穿凿附会之所由来也。今则国学有根柢者日少，社会对于西方文明之倚赖与崇拜日深，甚至甘受其奴使而不知耻：从事介绍者，文字尚多未通，自未遑斤斤于旧说之参考矣。此新旧二态度者，皆失之主观偏激，非学问与文化之福利也。

智识介绍事业之所以有今日者，舍上文信仰西学过深之一原因外，尚有二大原因：一曰民众化，一曰商化。非人人可与语人生观，社会理想，及各种智识也；而近代所谓思潮者，似谓非人人有正确之人生观与社会理想与充分之各种智识，不足以言社会进步；于是发为议论，著为政策，务使引车卖浆倒粪之流，得沾泽化。意非不盛，无奈行之之结果：泽未下被，而学问已蒙淫滥浅陋之病何！哲学家与教育家既倡之于前，著作家与出版家自必从而和之于后，自此非浅易之文不作，否则将无读众，非通俗之书不印行，否则将无买主，而读众与主顾之多寡，一视浅易之程度而差，诚以不如此不足以顺合潮流也。夫一端有浅率易与之读者，一端有惟利是图之出版界，而居其间者复有多数专恃稿费为生活之学问家与借稿费为补助之学生，从而扩大其供求；供求之间，一推一挽，而知识介绍事业乃若水之走坂，愈趋而愈下矣。

教授为学问之大敌说

这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詹姆斯 Wm. James 与英国大致同派的哲学家歇雷 F. C. S. Schiller 谈话中间的一句。这句话究

作何解，很耐人玩味。至少可以有三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歇雷的，怕也就是詹姆斯的。下面就是歇雷的话。“一行学问的旨趣，在使学他的人天天加多，他的影响天天扩大出去。教这行学问的那位教授的旨趣，却未必在此，他要巩固他的地位，要增高他的权威。他的方法，便在使这行学问越变越专门。越专门，懂他的人便越少，有力量来批评他的人便越少；他越觉得自己超凡入圣。……他的专门名词越来越多，弄得人人莫名其妙。……长此不改，不论那一行学问，必有教之不得学之不屑的一日。”(Tantalus, 1924, pp. 23 - 24)所以说，一行学问的大敌，便是这行学问的教授。这是第一说。

孔子说：无意，无必，无固，无我；近世所谓科学精神也不外这四个大字。这可以说是学问家的四条清规，面子上，做学问的教授们似乎都很守清规的，事实上，一条不犯的，却寻不出几个来。大凡一个研究生，一个助教，总是小心翼翼的；到得后来，自己略微有些根柢，有些贡献，便要自称或加入某个派别。一有了派别，西人所谓 school，于是人主出奴，是丹非素的精神，便一天发达似一天。他未尝不继续作研究功夫，然而他的立足点不免十分偏狭；这便是犯了固字与我字的毛病。要是他向来的方法是不大谨严的，到此也许更要犯意字必字两个毛病。

这许多毛病，在哲学家方面，真是不一而足；所谓系统的哲学家，我看无一幸免。科学家方面略微好些，然而数派或两派对峙的局势是常见的。极端的达尔文派与极端的拉马克派对峙；雷勃的机械派与杜里舒的生机派对峙；皮耳孙的统计遗传派与达文包的曼氏遗传派对峙；行为心理派与意识心理派对峙。诸如此类，在从事的几位教授，双方钩心斗角，容有相当兴趣，但在那一行学问方面，却多少不能不受打击。研究一行学问的教授，一有派别，这一行学问，在那位教授手里，至少已是宣告局部封锁了。教授是学问的敌人，这是第二说。

这两个说法，第一说似乎不适用于中国的教授；因为大多

数的连一行学问的术语都记不清楚，遑论播弄他来吓人。第二说比较适用些。中国教授近来也有派别了。不过他们的派别，很少是自己的本领赚来的。那一派的有些名望的教授先有机会教他，他自以为拳拳服膺了，他便替那一派说话，替那一派辩护。这是很自然的，青年有志的学者，那有不愿意追随骥尾的呢？记得有一位老朋友，初入美国某大学，在某大教授下专攻某科；他的谈吐主张，不知不觉就入了他老师的派别，开口闭口的是“我师”“我师”。后来他毕业了，转入另一大学作研究生，我就再也不听见他提起他的老师，吐属也从此不同了。我看中国教授所自标或自期许的派别，多数是如此得来的。

然而中国教授所以为学问之大敌者却不在此。他们大多数除了介绍西方几本教科书以外，本来不做什么研究，在某行学问上不预备生什么净利。他们所以为学问之敌者，却在他们以教授自居，人家也口口声声的用教授两字捧他。

欧美各国大学的学生未必如何特色，收取学生的条件未必如何严密，然教授的资格却非同小可。在德国制度之下，从试教到正教授，中间要经过十数年或数十年的磨难和谨严的学者生活。美国的制度比较似乎宽些，然而相当的年限也少不得。从助教，副教授，到正教授，决没有躐等的，更没有刚从大学或大学院出来一跃而为教授的。做别的事也许可以不讲资格和经验，学问是积铢累寸的东西，非讲不可。中国近来的大学，既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的教授当然比春笋更要多了。然而调查起大多数的履历起来，最了不得的是刚出大学院的哲博或法博（是 J. D.，不是 LL. D.）。我说此话，不是推崇学位，不过得过博士的教授，至少大概做过一篇多少自出心裁的论文，比较差强人意罢了。

一国各大学的教授，总看起来，是一个不组织的最高学府，所以当教授的责任与使命是非常重大的。如今中国的教授，十之七八，既无成绩在前，又不亟起直追于后，使当教授之名而无

愧；结果，除了一行学问，在这位教授手里，不得不宣告停顿外，还有一个绝大的危机。就是，使登他“门墙”的人，并不见门墙如何之高，于是学问界幸进之人一天多似一天，吃教授饭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到得教授完全成了一种糊口的职业，中国的学问界就可以宣告破产了。除非有别派健全些的势力出来替他，这是不可幸免的。这不是危言，近来已很有这种趋势，前月工会组织发达的时候，不是有人提倡设立一个教授协会么？当时我顾义思名，以为与其沿用教授二字，遭非智识阶级的非难，不如称为“课业工会”，与其他工会一致行动，比较妥切些。这个工会的大目的，当然也在“保护并发展自身的利益”了。所以若有不做教授的人来谈学问，工会也许要出来干涉；不入工会的学问家，也许不准居教授之名，不许在大学里教书。此种现象，目下虽尚无有，不过若是不讲资格和职业化的两个倾向长此不改，早晚不免有这个日子罢了。

总之，就现在情形而论，中国多一个教授，那一行不幸的学问即多一个障碍，少一分进境；因为他把持了这一学问，一面自己不努力下去，一面使有志力者不能问津。教授——尤其是今日中国风行一时的教授——是学问的大敌，这是第三个说法。

留学生问题

这几天报上有上海银行旅行部《本年游美男女学生请注意》的广告。这个广告，可以引起好几种不同的心理，因为看这广告的人也有好几种。在想留美而经济能力上可以留美的学生方面，起的是一种心理；在想留美而能力不能留美的，起的又是一种心理；在留过美国已经回来的学生，回忆到当年的生活，有聊无聊，起的更有好几种心理。在对于留学运动，通盘筹算过的人，较量过利害的人，引起的心理更是不同了，我们来谈谈最后的一种心理。

我们最先要问的是：年年岁岁有大批留学生出洋，到底有没有一个尽期？留学运动本不自今日始，两晋六朝之际，中国人到印度去求佛学；唐朝年间，日本人到中国来留学；多利买朝的埃及，有许多希腊罗马人到亚力山大城去留学；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大批的美国人到德国留学；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派许多青年人到欧洲留学。古代文化的国家观念不深，我们不必论他。美国人的留学，和日本人的留学是有相当的限制的。他们似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就教于外国，到相当程度为止；在所求的新学问上可以自立了，便不求别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原则。今日美国各大学的教授，在五十岁以上的，有许多是当初的留德学生，年纪轻些的，却是本国训练出来的。日本也有同似的情形。

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似乎不受这种原则的支配。留学生一批一批的出去，很少几个存心说：我学成归国之后，希望国内对于这行学问上，可以多一分独立的力量，少一分继续送人出去的必要。结果：在留学生——尤其是留美学生——个人方面，造诣很深的委实不多，注重实用的不问学理，习学理的又极肤浅，这种现象触处可见。在国家一方面，永远觉得在文化上不能自动，不能不扶而立，在在要仰人鼻息，拾人唾余。比较实用的人才，如同驾驶人才，及各种工程师，尚须仰给外人；关于纯粹科学方面的各种设备，更是顾不到了。我国留学运动，与日本大致同时发轫，但是就成绩而论，便不可同年语了。这是谁的过失？

近来的趋势更是不健全了。当初的国人不屑出洋留学，后来态度一变，以为何妨出洋留学，但比较是冒险的。如今态度又变，以出洋为无上时髦的举动，所以只要财力上可以应付，甚至勉强可以应付的人，谁都出起洋来。结果，上文所述肤浅，不求深造的弊病，更深了一层。美国文化学者戈登泛塞（A. A. Goldenweiser）有一次演讲，批评美国人近来喜欢到欧洲

游历的风气,说:美国一般肤浅的人,有一种哲学,以为游历便是学问,学问便在游历;其实要逃避学问这种惹厌东西,游历确是无上的好法子。这一番话,对于最近和今后的留学运动,我看似乎也适用了。

游历原是个人的举动,但留学却不是,留学攸关乎一国文化的大局。故我国政局救平之后,政府对于这个问题,应该采取相当的政策,至少也应该规定几条原则出来。留学生所学的学科应参酌社会的需要;非大学毕业生,非有相当造诣的人,便不许留学;去国之前,回国之后,须加以考绩;诸如此类,都无妨明文规定,适用于一切官私费留学生。在社会方面,也负有几分责任,第一要打破留学生必较非留学生为有价值的谬误观念;引用人才,更不应只在留学与非留学的分别上用功夫。要知道从国家文化方面看去,不从一己的荣誉方面看去,留学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举动。要问当此通国要求关税自主,裁判权自主的时候,何以无人主张文化自主。我国对于近代世界的学术,不比日本人,始终只知介绍,引用,不知自动发明;对于此种事实,更要引为通国的奇耻大辱,而这个耻辱的亟宜洗刷,不在其他国耻之后。废除了以留学为时髦的心理,再于上述诸端有相当考虑之后,留学运动就自然而然会有选择与限制了。

立达学园的旨趣

立达学园是近年来许多私人教育企业里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察创办者的怀抱,和他们已得的成绩,我们不能不说他们是当世之有心人了。

但是对于立达学园的旨趣,我们似乎不能没有怀疑。他的旨趣里有下列的两段话:

“我们坚信人类生而平等,个个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都应该有机会尽量发展天赋的资能,倘若有人因教育上的缺陷,成为

社会进化的障碍,社会自身应负其责,教养是社会底义务,不是社会底恩惠。我们现在也只是本良心主张,履行社会底义务。

“我们坚信社会遗传,经济状况及其他环境上的事项影响到文化底历程,固然很大;但是环境是以人底意志征服和控制的。我们又坚信个人底先天的资禀固然多少已经预定生命程途上的种种倾向,但是这种先天的资禀大部分是可以教育势力去潜移默化的。所以改造社会,要根本从改革教育入手。……要注重我们立达底师生对于学问方面,不纯是记忆书本知识,要在能讲求自由研究,独立思考,以求养成科学的头脑。”

“旨趣”内打头第一句便是“我们坚信人类生而平等”。既然是“信仰”,我们不能说他不对,同时却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十八世纪的信仰。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说:“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那就渊源更远,远不止十八世纪了。这是一点。

“社会遗传,经济状况及其他环境上的事项影响到文化的历程,固然很大;但是环境是可以人底意志征服和控制的”。这也是他们信条之一。质言之,即是意志力可以战胜一切环境的势力;就是,意志力是万能的。这一层信仰,也是很古的。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以善养意志力著称,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这又是一点。

“个人底先天的资禀固然多少已经预定生命程途上的种种倾向,但是这种先天的资禀大部分是可以教育势力去潜移默化的”。这也是他们信仰之一。质言之,便是教育可以胜过遗传。孟子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无失其养,无物不消。”又说:“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当时的君子,便是教育的果,也是教育的因。可见这个信仰也是很古的。这又是一点。

学园名为“立达”,大概是取己立立人已达达人的意思,也是渊源于孔孟之教的。名称和旨趣既然都是仿古的,如今却有人称他为“近代学校”:这如何令人不怀疑呢?

社会进化的大因子不外三个:个人的意志,环境,和生物的

遗传,这三个因子,在立达学园的旨趣里,居然一个都没有遗漏。但是三因子间的轻重,却大有商榷的余地。据最近的科学事实立论,似乎生物的遗传是最根本些,其次是文物的环境(教育与社会遗传在内),又其次是意志;有人且把意志完全撇开不谈的,因为据说他是不肯受因果律支配的一种东西。如今立达学园创办诸君的见解似乎恰恰与此相反。教育可以潜移默化遗传,教育是环境的一部分,而意志又可以征服和控制环境。意志是何等的伟大呀!

旨趣中的各条既然都是信仰,而且从事之者又信得非常之坚,我辈又何必多责难呢?不过这几个信条能不能成立,却还是一个问題,严格说来,并且有人认为不能成立的。根据了信仰办教育,根据了未必健全的信仰办教育,窃期期以为不可!

谈职业教育

十六年五月八日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十周年纪念之期。社友杨卫玉、潘文安二先生为文述职业教育十年来之成绩,嘱为披露之于《学灯》,并嘱弁一二言于篇首。

在职业教育声浪甚嚣尘上之今日,鄙见所及,以为有宜亟切注意者三端焉。请分别言之。

一 职业教育之实际效用

年来国内盛倡种种救国之论,如基督教救国论,国家主义救国论,地方自治救国论,甚至音乐救国论,不一而足。教育救国之论,较其他救国论之历史较久,亦较易捉摸;近年来从事之者更各就其见解能力所及,分别倡为平民教育,义务教育,及职业教育救国之论,诚盛事也。

世无百病皆治之良药;救国事业,当然非一种口号,一种主义,或一种特殊之社会举措所可独立骤几,故以救国二字相号

召者,不过极言其重要耳。虽然,倡说者之所谓重要未必即为社会与一般通人之所谓重要也。以教育与其他流行之事业较,教育自最重要。以职业教育与平民义务等教育较,职业教育似更较根本,此先富后教,先食廩后礼节之说,先民已具言之,不待今日而后知者也。

第言教育普及而不顾受教者之遗传与环境,不为之异其种别或程度,与夫施教之方,则其患且甚于教育不普及,此孔子所以有“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言,而近日竭力提倡平民教育与义务教育者所宜三思者也。虽然,职业教育则异是。中国今日之社会问题,泰半一生计问题也。职业教育家所实授者,不为空洞无物之智识,而为切实可靠之技能。普通教育之所赐,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建言立议则不足,乱发意见则有余,与职业教育较,其实际教育效用不可同日语矣。

二 职业教育与人才教育不宜相混

国内职业教育之初倡,有人疑其将破坏文化者(见同日《学灯》杨卫玉先生报告):是不谅解职业教育者也。治职业教育者大声疾呼,容有热度过高之处,然必欲使人人受职业教育,强人人于生计满足外,不作他求,我敢必其无是主张也。虽然,怀疑者亦未尝无相当之见地,大学校教育,专以人才教育为事者也,而号称大学教育最发达之美国,近且以程度日益低降闻。美国大学之商科及其他职业科每有尾大不掉之势,报名攻读者大率志在求狭隘之职业智识,外此于国家文化之大业,不欲问闻,亦无力问闻。大学程度之低降,当然别有原因,而此当为重要者之一,可无疑义。

此种不幸之教育现象实基于不健全之社会哲学。此哲学曰:一切职业皆属平等;故研究院出身之教授,与职业学校毕业之工人,二者同为社会服务,故其价值相等,不容歧视。既不容歧视,则大学而兼作二种人才之训育所,于理论无乖,于实际可

收经济之效。此昧于事实之论也。夫二种职业之不宜歧视，固当；然谓其社会价值相等，则大谬；职工之所为，教授能为之，而教授之所为，职工不能为之，换言之，一国人口之中，可为教授之原料少，而可为职工之原料多，多则价值不能不低降，此供求之原理有然，不可强改者也。

我国今日之职业教育，尚未与人才教育相混。然有不能不提防者。组织上相混之结果既如上述。即不相混（德国教育之所谓双轨制），而同时于社会价值观念不加关注，则有才力之青年，于国家文化有贡献之可能者，或相率入职业之训练一途，不更求深造，社会亦不使之更求深造，则所失不已多乎？

总之，以职业教育为教育之一种，而知其所适合者，虽为人口之一大部分，而非其全部，则前途不患不能有重大之贡献。如谬以为一种教育学说，从而为之铺张扬厉，以为无往而不适宜，则利将为弊所掩矣。

三 职业教育与中国人口问题

职业教育使人人有生活之技能，宜若可以解决中国今日之人口过剩问题矣。此若然而未尽然之说也。人口问题之一方面为粮食问题，如粮食有限，则虽人人有吃饭之本领，而饭之依然不敷吃如故。工业发达后，生产品日多，利之所入，未尝不可购多量之粮食入口，济本国之不足，然是固有限而不可久持者也。且从事职业者之生活既较充裕，若辈之生产率将日增，而死亡率日减；人口之过剩或愈甚，其为问题也或将愈亟；是亦不可不注意者也。

第三中大令小学校勿用古话文

昨天（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报上说，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昨通令各中等学校云：